

也談古寧頭大捷

楊書麟

並就教鄭遠釗·張蘊琛·卜幼夫三先生

金門古寧頭戰役的指揮官是誰？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古寧頭大捷已三十週年，當年十月廿七日，東南軍政長官陳辭公（誠），親臨戰地視察，次日（二十八）上午，在二十二兵團部舉行檢討會議，團長以上的主官都參加，十二兵團司令官胡伯玉（璉）將軍，事前嚴誠僚屬，開會時不要講話，免得標榜自己，妨礙他人。因為匪軍登陸進犯之初，担任海岸守備二〇一師（兩個團）雖然會經力戰，但經不住匪軍瘋狂進撲，不到兩個小時，就把第一線陣地給丟了，第二線陣地也被突破了好幾處，所幸上級處置明快，趕緊把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將軍，由他防守的島東地區，調到友軍防守的島西前線，指揮十八軍的一一八師、十一師的三十一團，十九軍的十四師、十八師，共八個團的兵力。於廿五日拂曉，對匪展開反擊，經過兩晝夜的激烈戰鬥，才把進犯的匪軍全數殲滅，筆者那時是十二兵團部的作戰參謀，經常跟着參謀長楊維翰將軍在戰場上奔走，對於全盤狀況，瞭解較為確實，近讀鄭遠釗、張蘊琛、卜幼夫先生等的大作，似乎失之偏頗，謹就所知提出一些跟他們不同的看法，並請中外雜誌讀者先生考正。

是誰？

卜幼夫和鄭遠釗兩先生，不是說「這一戰役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就是說「湯恩伯指揮整個戰役」，把胡璉將軍給一筆抹煞了，說胡璉是戰事結束以後才到達戰地的，這絕對不是事實。湯恩伯將軍是軍界前輩，在金門戰役發生之前，他曾到金門巡視過指導過。戰事發生時，他在金門是當地的最高長官，因為他判斷正確，處置明快，把十二兵團的大軍，授權由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將軍統一指揮，奮力拚鬥，才把戰局給扭轉過來。在這段時間內，湯恩伯將軍帶同楊維翰將軍，時而跑到前線指導（不是指揮）時而跑到南邊的料羅灣灘頭，督催部隊下船（因為戰事緊急需生力軍增援，而十九軍的後續部隊，限於風浪及設備，駁卸的比較慢，湯將軍非常焦急，常到灘頭坐籠）。這種勇決辛勞的精神，大家都親眼看見，非常佩服，可是他的指揮才華，究竟如何，就非我這個小參謀所能瞭解，我在這裏只說一

個故事，當高魁元將軍在湖南高地指揮作戰，打的非常激烈的時候，湯將軍巡視到那裏，曾對高有所指示，兩個人的意見似乎有點不同，大概高將軍正在貫注全力於作戰，有他的一套構想，可能認為湯的指示不大適切，却又不便反對，乃對他說：「請湯先生親自來指揮好嗎？」楊維翰將軍看見大敵當前情勢不妙，就對湯說：「湯先生我們到別處去看看，這裏就讓高軍長全權處理好了。」這時我站在他們身邊親見，親聞，於是湯將軍就帶着我們走了，湯將軍以前帶過大兵團，指揮作戰立過大功，可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以前打敗仗不見得是他指揮的不好，這次打勝仗也不見得就是他指揮的高明。雖然如此湯將軍在金門戰役最初的最高指揮地位是不容懷疑的，可是到了十月廿六日上午十時，胡璉將軍到達金門跟湯將軍見面，由羅卓英副長官宣佈，交接防務以後，指揮權便告轉移了。有人硬說防務交接是十月廿八日陳辭公在會議席上宣佈才算數，十月三十日，湯總部和二十二兵團部離開金門的那一天，才算正式交接，這種說法簡直不通之至。實際上正因為軍情緊急，陳辭公才會調整部署，

正式的命令早已下達，并派羅卓英副長官與胡璉將軍同來，佈達監交以示鄭重，防務交接不同於職務交接，而且在戰況激烈之時，難道還能容許擺儀式，奏軍樂，行禮如儀的那套程序，才算交接嗎？所以說胡璉將軍未到以前，湯將軍當然是最高指揮官了。胡將軍來到接替以後，胡就成了最高指揮官了，不然的話，前年胡將軍逝世，總統的褒揚令，中國國民黨的褒揚狀，俞大維、黃杰兩位國防部部長合寫的紀念碑，就不會有「督戰古寧頭，一舉殲滅來犯匪軍」。「保衛金門古寧頭戰功彪炳」，「率部迎擊殲犯匪於古寧頭」等等褒語嘉許。國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金門保衛戰」一書中，也不會有截然不同的前後兩種指揮系統表的記載了。所以說，金門戰役的最高指揮官先是湯恩伯將軍，後是胡璉將軍。

蛟蟒部隊是不是建立奇功

？建功最大的是不是二

○一師？

「蛟蟒」是二〇一的代號，卜幼夫先生說「蛟蟒部隊建立奇功」，鄭遠劍先生說建功最大的是二〇一師。根據事實，在金門防衛作戰的部署中，二〇一師担任島西海岸線的守備任務，它只有兩個團（六〇一和六〇二團）裝備好，訓練也不錯，可是智識水準較高，沒有經過實戰磨練的青年軍，打起仗來却不見得比行伍老粗能強到那裏。（對不起這是就三十年以前的事實立論。）而且陣線較長（約十五六公里）兵力不足，二十二兵團

部就十八軍一一八師的三五三團（團長楊書田能力很強，該團的戰鬥力在十八軍是數一數二的）。配屬給二〇一師，加強該師的兵力，照理敵軍來犯時，二〇一師應該能憑藉既設的工事和友軍的支援，堅強的擋他一陣子，可是事實則不然。二十五日二時許，匪軍搶灘進犯，在不到兩個小時時間的三時四十分，就把第一線陣地給衝垮了，古寧頭及其附近的南山、北山，林厝，及東一點紅、西一點紅等要點，全部喪失，古寧頭西南六〇一團第二營佔領的一些陣地，還能保持，那是匪軍沒有往那個方向大力侵犯的緣故，說起來總算是難能可貴的。第二線陣地也被突破了好幾處，安岐、湖尾鄉六〇一團團部駐地埔頭，六〇二團駐地觀音亭山，都被匪軍佔領，距離前線稍遠的二〇一師師部所在地的下埔，也受到匪軍砲火的威脅。幸虧湯恩伯將軍的處置快，十二兵團的部隊來的也快，才把匪軍拒阻於湖南高地及一三二高地以北之線，穩住陣腳，展開反擊，乃把戰局給扭轉過來，如果湯恩伯將軍稍為遲疑一點，高魁元軍長稍為緩慢一點，等到匪軍把湖南高地及一三二高地之線佔以後，再來反攻，那就更要吃力的多了，這是戰事發生最初幾個小時的狀況。以後二〇一師經過二十五日天明後一晝夜的整頓，部份戰力逐漸恢復，六〇一團團長雷開瑄率領第一、三兩個營於二十六日加入反擊作戰，下午四時，攻克古寧頭附近的南山。

不僅此也，戰鬥開始之初，二〇一師的指揮系統，似乎亦有些紊亂。

李宗渠先生曾在某刊發表文章說：古寧頭之

戰前的十月廿三日，鄭果將軍要請假回台，把師長職務交給副師長閔銘厚代理，古寧頭大捷是閔銘厚一手指揮造成的，李宗渠先生說匪軍渡海過來三萬多，被六〇二團打落到海底見海龍王的有兩萬多，其餘一萬多被六〇二團和六〇一團消滅在灘頭了。根據所有此一戰役的資料統計，匪軍來犯的第一梯次只有四、五兩個團，一萬六七千人，二〇一師竟給消滅了三萬多，這種說法我想不必費神去推翻了。

楊書田將軍（當時三五三團團長）說：「我是配屬給金西守備師（二〇一師）受該師師長指揮，可是自從二十五日清晨二時許情況發生，到廿七日戰鬥結束，我壓根兒就未曾奉到該師長一通電話或片紙隻字的命令，最初我向師部電話請示，找不到師長，閱副師長的答覆也不得要領，爲了執行任務，我不得不逕向我的原屬師長（一一八師李樹蘭）軍長（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報告請示了」。

「十月二十五日黃昏，這一天的戰事已經告一段落，鄭果師長出面了，他站在一個山頭上比手劃腳的向戰車營陳振威營長指示他對戰車使用的意見，偏巧這位陳營長賦性隨直，甘脆對他說：『你不要管我的事啦！你去找你的隊伍吧！』」

楊書田將軍又說：「廿七日晨掃蕩戰場完畢，在俘虜的人羣中，有六七百人是二〇一師的弟兄，我們都叫他們叫出來，讓他們歸建去了。正當此時，駛來一輛吉普車，停在我的面前，先下來一位身材矮小精神抖擻的軍人，又下來一位大

個子，都穿着軍服，沒戴領章，那位大個子問我：「那位是楊團長？」我答：「我就是」，他就指向那位矮小的人為我介紹：「這就是李司令官」。我就趕快給他敬了個禮，然後他倆就注視着地上堆積的各類俘獲品，那大個子指指點點的向李司令官說：「這個是我的」，「那個也是我的」。李司令官便對我說：「他的那些交給他好了」。我答：「我不能交給他」。他問：「為什麼？」我答：「因為我是從敵人手裏拿來的，我要呈繳給我的直屬長官」他的臉色往下一沉說：「將驕兵悍」，就上車走了，那位大個子後來我們在一個單位裏同事很久，相處極洽，變成莫逆。在當時我想，如果將不驕，兵不悍，像一羣綿羊，手裏的槍誰要就給誰，那不是正合共匪的胃口嗎？」跟着李司令官和那大個子，又到一一八師向李樹蘭師長去要，結果還是一樣。最後事情傳到胡璉將軍耳中，立刻交代楊維翰參謀長，凡是從匪軍手中奪來原屬二〇一師的任何東西一律還給二〇一師。於是楊參謀長就把各部隊報繳來所有戰利品中原屬二〇一師的輕重武器，完全發還給他們，而且由該師出具收據，作為憑證。現在楊、鄭兩將軍及在事人員都健在。該不會忘記吧？」

入戰場，結果會怎麼樣？」答：「依然會勝利，絕無問題。」試想二〇一師以兩個團的兵力，憑藉既設工事，和友軍一團的支援，防守海岸陣地，一經匪軍搶灘登陸就給衝了個七零八落，還說什麼「依然會勝利，絕無問題。」勝利確實是勝利了，却不是鄭將軍指揮他的二〇一師打勝的。這一點雷開璋將軍（二〇一師六〇一團團長）在「近代中國」社舉辦的「金門大捷三十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上所說的：「如無反擊部隊（十二兵團）之適時到達與英勇戰鬥，守備部隊（二〇一師）亦可能因兵力有限，後援無力，終將難逃敗亡之命運」。誠乃一針見血的持平之論。

其二、鄭將軍說（摘要）美國參議員諾蘭先生到達一三二高地六〇一團指揮所觀戰，讚揚吳金鑄營官兵像色茅霹靂三百勇士，（色茅霹靂一戰，對西方文化的持續有無可比擬的功勳）。并讚美趙慶平連的弟兄個個像海格力斯，（希臘神話中勇士仁慈的典型人物）。我查金門縣誌的有關記載：諾蘭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由美到台，二十二日訪問金門。我更清楚的記得，諾蘭訪問金門時，所有活動日程，都是金門防衛部（十二兵團部改組）安排，由參謀長楊維翰將軍陪同參觀。這時距古寧頭之戰已經快一個月了，他怎麼能夠倒轉時光，跑到一三二高地去觀戰？

如上述，我要請問卜、鄭兩先生，蛟蟒部隊建立了什麼奇功？二〇一師建立的最大功勞在那裏？

因此我對於張蘊琛先生訪「鄭果將軍談金門大捷」的文章中所說有兩點要請教。

其一、「問：假如當時十二兵團不能及時投

我這一段好像說得太多太重了，其實古寧頭戰役結束後，我們跟二〇一師相處了好久，彼此非常融洽，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我們很客觀持平的說，二〇一師在接戰的初期，所以挫敗，不

是官兵們打的不好，而是匪軍兵力太強，攻勢太猛，二〇一師才吃了苦頭，但是他們力戰殉敵兩個鐘頭，對打擊部隊的運用，給了相當寶貴的時間，還是有其貢獻的。以後他們調回台灣，駐防屏東，（民國三十九年）在屏東一次軍事大演習後的餐會上，二〇一師曾以全體官兵的名義，贈送了一面純金打成的金牌給一一八師師長，上面刻着「友軍楷模」四個大字，另以香蕉數十大筐運送給當時駐金門的一一八師官兵，表示慰問和感謝之意，足以顯示這兩個部隊當年并肩作戰，患難與共的袍澤深情，現在事隔三十年，我來揭二〇一師的這點瘡疤，實在情非得已。因為有人拿它為題材，作翻案文章，要把十二兵團給一筆抹煞，我管不住這口悶氣，不得不把真相抖擻一點出來，讓大家多所瞭解，對不起二〇一師的老朋友，我在這廂敬禮告罪啦，務請海涵海涵。

十二兵團的主力是否參戰 ？ 是否是戰爭結束以後 才到達的？

鄭遠劍先生說：「古寧頭戰役最得力的部隊是二〇一師」，「十二兵團只有一個一一八師參戰」，「十二兵團的主力是戰爭結束以後才到達的」。我對此就要作較詳細的說明了。

首先要說十二兵團的主力：十二兵團共有三個軍，第六十七軍當時已經開往舟山羣島，十八軍是十月十日到達金門，接替金門島東守備任務

，并奉命立即以十一師的三十一團（陳以惠）開往大嶺增援，協力第四十師（范麟）防守大小嶺，三十二團（陸志家）開往廈門，「揚威」「壯胆」。不久却開回金門，兵團部及第十九軍之十三師，二十一日到達金門，十九軍軍部及十四師十八師兩個師，於二十二日晚八時乘船到料羅灣，因風大浪急，不能搶灘卸載，直到二十三日夜間，開始駁卸，（沒有碼頭設備，要用小駁船來往駁卸），二十四日大部業已卸完，二十五日全部登岸，最後卸載的部隊，因為戰況緊急，卸下來就一批一批跑上前線加入戰鬥，請問兩個軍部已到齊，絕大部份（另一部要在島東守備）都已參戰，怎麼能說「十二兵團的主力是戰爭結束以後才到達的」。

其二、鄭文說：「金門主戰場的戰事二十日中午已經結束」。根據國防部的戰史記載，高魁元軍長奉命統一指揮十二兵團的主力一一八師、十八師、十四師、十一師之一個團（三十一團）共八個團，於二十五日清晨四時半開始反擊。他兵分三路：

(一) 第一一八師（欠三五三團）配屬戰車第三連（欠一排），由瓊林村迅向現正竄擾我西山、觀音亭山、湖尾鄉、湖南等處之匪攻擊前進。

(二) 第十四師配屬第四十師之迫擊砲全部，由吳厝向北挺進，對安岐、埔頭、林厝之線犯匪攻擊前進，協同第一一八師之作戰。

(三) 安置於北大武山東側守備隊——第十一師之三十一團，及原駐瓊林之第十八師五十二團，

統歸十八師師長尹俊指揮，在瓊林附近集結後，經後沙、壠口沿海岸向古寧頭攻擊前進。

各部隊奉令後，立即展開行動，一直激戰至是日黃昏，雙方死傷慘重，我軍原已失守之陣地要點，多半均已奪回，匪軍退據古寧頭附近地區，負隅頑抗，高軍長針對當時情況，并顧慮爾後演變，乃重新調整部署如左：

(一) 第一一八師以有力一部，澈夜圍困林厝之匪軍。

(二) 第十四師於壠口、觀音亭山、湖尾鄉、安岐、埔頭至湖下北端之線佔領陣地。

(三) 第十八師以進佔古寧頭東北海岸之第三十一團，分佔原有陣地及五十二團陣地，防匪增援，第五十二團及戰車營後撤至瓊林附近整頓，并防止匪軍在官澳附近登陸，俾能適時增援，其餘部隊分別集結安岐、埔頭附近整頓，準備再與攻勢。

我們看了上述二十五日戰鬥經過，可得到如下的認識：

(一) 二〇一師在初期戰鬥中，力戰拒敵，損傷慘重，但亦獲相當戰果，自拂曉後撤到第二線整頓休補，是日并未參加作戰。

(二) 我守備部隊喪失的陣地要點，多被打擊部隊收復，敵我態勢大為改觀。

(三) 十二兵團動用八個團的兵力，雖把匪軍大部打垮，但未收殲滅的全功，而將其驅逐到古寧頭附近地區，因本身損傷甚重，以一部兵力圍困殘匪，大部兵力利用夜間休息整頓，準備次日繼續攻擊。

(四) 第十一師三十一團，沿海岸推進到古寧頭東北海灘，把停留在該處的匪軍船艇二百餘隻，全數爆破摧燬，這真是一件奇功。因為匪軍第一梯次渡過來的這批船隻，退潮擱淺，無法行動，如讓其於廿六日夜間漲潮時回航，即可接渡第二梯次的匪軍，前來增援，則於廿六日的戰鬥，對我將很不利，由於匪軍無船大量增援，才減少我軍的敵對戰力，其有利於爾後戰局，誠非淺鮮。

十月二十六日，高魁元軍長令第一一八師，十八師、十四師各師，於六時三十分再與攻勢，二〇一師的六〇一團團長雷開瑄率其第一、三營共五個連的兵力，與十四師四十一團協力作戰，向古寧頭南山西側進擊，匪軍經過一夜休整，且獲得對岸匪軍渡來八十二師一個加強團兩千餘人增援，戰力又告加強，不但憑藉堅固工事及民屋，頑強抵抗，且復相機擴張，戰局又告緊張，雙方反覆肉搏，戰鬥異常慘烈，十一時，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將軍親臨湖南高地，調整部署，督陣猛攻，他鑒於匪軍抵抗甚力，我軍進展遲滯，令高魁元軍長將一一八師三個團，十八師之五十二、五十四兩個團共五個團，以及戰車部隊，交由一一八師李樹蘭師長統一指揮，猛烈攻擊，另以十九軍劉雲瀚軍長所屬其他部隊，在湖南、湖尾，及一三二高地之線佈成防守陣地，以備不測，并與前線各師團長戰車營連長等直接通話，獎慰鼓勵，官兵們知道胡將軍親臨戰陣，士氣大振，作戰更為勇敢，一直打到黃昏，才把匪軍大部消滅，殘匪據守古寧頭核心陣地，憑藉堅固工事

及民房，作最後的掙扎，在這天下午拚鬥中，匪軍因為生死關頭，拚死力戰，使我軍傷亡很重，尤其伴隨戰車衝鋒的步兵，死傷很多，進展為難，胡將軍見狀乃改變戰術，下令戰車連，派出幾輛戰車，不用隨伴步兵，逕行突入古寧頭台地，闖進共匪盤據的北海岸碉堡與北山民家據點之間的險地，對準碉堡和民房的匪軍射擊孔，全力砲擊，壓制其熾盛的火力，再以步兵衝鋒掃蕩，此着確奏奇功，戰車雖深入險地，總算有驚無險，圓滿達成任務，北海岸碉堡被轟毀，北山民房的匪軍砲火也無聲了，於是古寧頭台地迅即被我五十四團與三五四團攻克，西北海岸及南山等處要點也陸續收復，殘餘匪軍竄退古寧頭核心陣地，作垂死的掙扎，胡將軍乃令李樹蘭師長澈夜圍攻，務將匪軍澈底消滅，他與隨後來到他身後不遠處觀戰的羅卓英副長官李良榮司令官等高級將領返回設在塔后的十二兵團司令部，另作計議，在胡將軍蒞臨戰場的這大半天，我以作戰參謀的身份，一直緊隨在他的身邊，目睹他滴水未進，粒米未沾，貫注全神指揮若定的精神和表現，直感動的熱淚盈眶，難怪官兵們受其鼓舞，士氣如虹的拚命了，因據古寧頭的殘匪，經過李樹蘭師長的督隊猛攻，我三五三團終於二十六日午夜一時，首先突入其核心陣地，二十七日晨，清掃戰場，將所有匪軍全數殲滅，這場大戰始告結束。請問，二十五日中午戰事結束之說，如何能够成立。

古寧頭之戰，因為雙方拚死力鬥，傷亡都很大，匪軍全數被殲，國軍的戰果當然是百分之百

，根據國防部史政局「金門保衛戰」一書中所載有關各種數字列計如下：我軍受傷總數一千九百八十二人，其中二〇一師六百四十人，約佔百分之三十弱，十二兵團一千三百三十二人，約佔百分之七十強。內一一八師八百三十七人為最多，依次為十八師十四師十一師。

我軍陣亡人數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其中二〇一師五百七十人，約佔百分之四十五強，十二兵團六百九十七人，約佔百分之五十五弱。

我軍俘獲匪軍總人數七千零五十九人，二〇一師一千四百九十五人，約佔百分之二十強，十二兵團五千五百六十四人，約佔百分之八十弱，內一一八師三千二百零四人為最多，依次為十八師十一師十四師。

我軍圍獲武器計各種大砲一百二十門，二〇一師二七門，約佔百分之三十強，十二兵團九十五門，約佔百分之四十弱，內一一八師五十四門最多，依次為十八師，十二師。其他各種輕重武器二千六百二十八挺（支），其中二〇一師七百八十四挺（支），約佔百分之三十，十三兵團一千八百四十四挺（支），約佔百分之七十弱。內一一八師六百九十挺（支），為最多，依次為十八師十一師十四師。

我們細看上述作戰經過及各種數字的統計，無論就作戰時間，傷亡人數，俘獲人數，圍獲武器數量等等加以比較，十二兵團都佔絕大多數。幾位先生怎麼好意思講出那些與事實不大相符的話呢？

王仲廉將軍著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征塵回憶

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
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7-2 SHIN SHENG S. RD. SECD.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